



寧 列

著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出版

列寧

高爾基 著

列 寧

著 者： 高 爾 基
出 版：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
印 刷： 大連中蘇友好協會
印刷第一廠
發 行： 旅大文化服務社
經 售： 大 連 大 衆 書 店
定 價： 元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二十一日 出 版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死了。

甚至在他的敵人底隊伍中，也有人虛心地承認：列寧死後，世界上就喪失了『與其同時的偉大人物中最富有天才』的一個。德國資產階級的報紙日報彙刊，登載了一篇評論列寧的論文，對於列寧的偉大，表示非常尊敬的奇異。論文的結尾說道：

『甚至在列寧的死亡中，也表示出不可捉摸的和可怕的偉大』。

從論文的口吻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寫這篇論文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生理上的舒暢，好像諺語所說的『敵人底屍首總是香的』樣，也不是因為快慰，好像人們在擾亂者離開他們時所感覺的樣，——不，在這篇論文中，實包涵着人對人的崇拜。

資產階級報紙在估計有生存意志和堅強理性的偉大代表底人格時還表示一種敬意。而俄國白黨僑民底報紙，却沒有勇氣對列寧底逝世表示這種敬意。

描寫列寧的姿態，實在非常困難。列寧這個人是很坦白。他很平常很爽直，像他的說話一樣。

他的英勇差不多完全沒有外表的風采，他的英勇就是在俄國常見的、確信宇宙間存在着正義的、忠厚的俄國知識份子革命家底謙遜克己的性格，就是犧牲宇宙間一切娛樂，為人類幸福而刻苦勤勞的人們底英勇。

我在列寧死後不久所寫的關於列寧的東西，是在憂鬱之中倉卒潦草地完成的。因為『持重』的關係，有些東西我還不能寫出來，我想這裏的原因是十分明顯的。列寧充滿了英才，然而『多才者，多不幸』。

他的見識遠大。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他考察和評判人

們的時候，時常毫無錯誤地言中了他們幾年以後的爲人。人們並不時常願意相信他的預言，並且時常生氣，但是，不幸得很，不少的人們，却都證實了他那種懷疑的批評。我過去所寫的關於列寧的回憶，既是潦草，又不徹底，且有許多遺漏。我現在應該由倫敦代表大會（註）講起，那時候，我看到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是爲一些人所懷疑和不信任，甚至又爲另一些人所仇視和厭惡。

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到倫敦城邊那赤貧的木頭教堂底赤裸裸的牆壁，我進到破爛的學校教室般的，不大的，狹窄的客廳底箭形窗戶。這座房子，祇從外面看去好像一個教堂。可是牠的內部陳設，完全沒有祭祀的什物，甚至傳道師底講座，也不是佈置在客廳底深處，而是在牠的進口，在兩門之間。

在這一年以前，我沒有見過列寧，並且也沒有多讀他的著作。但是凡我所讀到的東西，尤其是一般熟識列寧的同志所作的狂喜的敘述，像有很大的魔力，吸引我傾向於他。當有人介紹我們認識的時候，他緊握了我的手，用尖銳的眼睛釘視我，拿老相識的口吻和我嬉笑說：

——你來了，很好！你不是喜歡打架嗎？剛好這裏將有一場大戰。

我過去所想像的列寧，不是這樣的。好像什麼地方還有不夠似的。他噙叭着嘴，兩手不知插在腋下什麼地方，做出使人注意的姿勢來。總之，他是過於簡單，感覺不到有絲毫『領袖』風格。我是一個文學家。這種職業，使我只好注意一切瑣屑之事。這種責任，已經成了習慣，有時——已經有些討厭。

當把我『引見』普列漢諾夫的時候，他兩手交叉在胸膛，很嚴厲地，厭煩地注視，好像一個疲於教務的教師，又要照料一個新的門生一樣。他向我說了一句普通的應酬話：『我是崇拜你的

（註）舉行於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二至二十七日——譯者

天才的』。除此以外，再沒有說過使我牢記不忘的話。在大會底整個過程中，無論是他，無論是我，都沒有想過彼此作『知心』的談話。

但是那個禿頭的、臃腫的、健康的人物，一隻手摸着蘇格拉底式的前額，一隻手拉着我的手，慇懃地閃着他那敏捷得驚人的眼光，就開始批評母親一書底缺點。原來，他已經由拉德斯尼可夫處讀過了我的草稿。我說，這本書是在匆忙中寫成的，但是，他並不等我說明匆忙的原因，就點着頭兒，自己說出牠的原因來，說我匆忙得正好，這本書——是必要的，很多的工人，都是不自覺地，自發地參加了革命運動，現在他們讀母親一書，得到很大的益處。

『真是非常合時的書籍』，這是他給我的唯一的、最寶貴的恭維之辭。以後，他又正經地詢問了母親是否譯成外國文，問俄國和美國的出版審查處如何糟塌了這部著作，一等到他知道了要通緝著者的時候，開始是皺着眉頭，以後就閉上眼睛，點點頭兒，發出奇怪的笑聲；他的笑聲驚動了工人，走過來的，彷彿是烏拉爾斯基和其他三個人。

當時我充滿着愉快的情緒，我在三百優秀黨員的隊伍當中，知道了他們是被派來參加十五萬有組織的工人代表大會的，我看見了黨底一切領袖，老革命家，如普列漢諾夫、阿雪洛德、介奇等。我這種愉快的情緒是極其自然的，是讀者所能了解的，因為在僑居國外的兩年中，我的通常的內感已經頹喪得很厲害了。

內感的頹喪，是在柏林開始的，在那裏，差不多見過了社會民主黨的一切領袖，在伯伯爾的家裏也吃過午飯，坐在肥胖的金格爾的身旁，周圍還有其他的、也是非常偉大的人物。

午餐的地方，是一間寬宏而舒暢的屋子，牢鎖着畫眉的鳥籠，很雅緻地披着繡花的圍巾，沙發底背靠也披着錦繡的花巾，使坐者底頭頸不致弄髒了椅靠。周圍都很莊嚴，都很整齊。大家都

興高彩烈地歡宴，興高彩烈地對話：

——**瑪尼采特**。（註一）

對於我，這是一個生字，但是我曉得：法文的『**瑪尼**』，就是俄文的『**不好**』，德文的『**采特**』，就是俄文的『**時候**』，這樣一來，就是『**不好的時候**』。

金格爾曾兩次稱考茨基是『**浪漫家**』。伯伯爾長着一隻鷹鼻，在我看來，這個人多少有些自豪。我們喝了萊茵區的酒和啤酒，酒是酸的和溫的，啤酒倒很好；談起俄國革命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時候，他們也帶着酸氣，並且抱着藐視態度，一說到自己德國的黨，那就一切都是好的，總而言之，一切都是非常自豪，並且似乎因為領袖們那樣光榮的軀體沉重地壓在椅子上，而椅子也以此自豪。

我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間有過一樁『傷感』的事件：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名的黨員，並且以後還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巴烏斯**，從「知識社」方面得到一個字據，說可由戲院中收集排演在頂底下劇本的報酬（註二）。這個字據，是一九〇二年他秘密到塞佛斯托波爾時在車站上領到的。他所收集的款項，應該是這樣的分法：全數中的百分之二十給他，餘款中我得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交給社會民主黨的賬房。**巴烏斯**是知道這個條件的，並且這個條件，會使他欣喜欲狂。在四年當中，德國的戲院，都演過了這個劇本，祇柏林一城，就排演了五百次以上，**巴烏斯**所收集的款子，人概在十萬馬克上下。但是他並不匯款，却寫給了「知識社」的**皮特尼茨基**一封信，信中很忠實地說明：那筆款項，作了他與某女士遊歷意大利時的開銷。大概這是一次非常痛快的遊歷吧。但因為所關係於我個人的，只有四分之一的款項，所以，我認為

（註一）**瑪尼采特**（Mahlzeit）是德國人在吃飯時的一種客氣話，好像中國的『請罷』兩字——譯者。

（註二）在頂底下這個劇本為本署作者所編——譯者。

有權向德國黨中央提出其餘四分之三的款項的問題。當時我是經過拉德斯尼可夫提出的。但是中央對於巴烏斯的這次遊歷持淡漠態度。以後，我聽說黨內革去了巴烏斯某種職務，憑良心說，我寧願捏他兩下耳朵。再後，我在巴黎遇見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或是少奶奶，據說與巴烏斯一塊遊歷的。

——呵，你這位華貴的小姐呀——我心裏這樣想着。

在柏林，我見過了許多文學家、藝術家、藝術鑑賞家和其他的人們，他們彼此間的區別，只在自豪和自私的程度上。

在美國，時常看見黑尼克威，他想做紐約的市長或省長，也看見了德布斯，他是一個獨夫，並且疲於咒罵一切，他剛由監獄釋放出來，——此外，還看見許許多多的人物，但是找不出一個能夠認識俄國革命全部深刻性的人來。我處處感覺到：他們對待俄國革命，正如對待『歐洲生活中的偶然事情』，對待某國的普通現象一樣，照一位『同情社會主義』的『漂亮女士』的說法，這種國家，『或是時常霍亂流行，或是時常革命四起』。

往美國去替『布爾塞維克』募捐的這個思想，是克拉辛提出的；我的書記和替我準備報告的人，本應由伏羅夫斯基擔任，他很長於英文，但因為黨給了他另外的任務，所以與我同行的是布爾塞維克黨中央附設的戰鬥組底組員布勒寧；他可說是一個『啞子』，只在途中和在當地才開始學習英文。社會革命黨員，知道了我這次起程的目的，於是對於這次起程遂發生了活潑少年般的興趣；還在芬蘭的時候，查依哥夫斯基和西特羅夫斯基會到我這裏來，勸我把募集的款子，不要交給布爾塞維克，而幫助『一般的革命』。但是我拒絕了所謂『一般的革命』。當時他們就派去了一個『老太婆』，於是在美國人的面前，出現了兩種人物，他們彼此間沒有關係，不經接洽，便開始替兩種不同的革命募捐；至於審查那種革命要好些和嚴重些，這點對於美國人，自然是沒有時間，也沒有願望。他們以前大概就認識了這位『老太婆』。美

國的朋友，遂給她招貼了很好的廣告，可是對我呢，沙皇的公使却大鬧了一場。美國的同志們，也把俄國革命看作是『偶然的和失敗的事業』，所以他們對於我在羣衆大會上所募集的款項，是取『自由派的態度』。我所募集的美金很少，總共不達一萬，於是決定借報紙來『賺些錢』，但是在美國也碰到了巴烏斯這種人。一般地說，這次出洋沒有成效，但是在那裏寫了母親一書，正因為這個原故，這本書就有了一些『疏忽』和缺點。

以後我到了意大利，居於加卜里島，在那裏，我忙於讀俄文的書報，——這樣，也很降低了我的情緒。若是從牙床中拔下的牙齒也會發生感覺，那末，牠所感覺的，大概將是和我一樣的孤獨。相識的人們，像小丑般這樣的伶俐和機巧，由這一個『立場』跳到另一個『立場』，這真是令人奇怪。

由俄國跑來了一些偶然的革命家，他們打了敗仗，受了驚慌，咒罵自己，也咒罵拉了他們跑到『絕望事業』中去的人們。

——什麼都完了，——他們說。——都被擊潰了，被剿光了，被充軍了，送進大獄了！

有過許多可笑的事，但是沒有什麼愉快的事。由俄國來的一位客人——文學家，而且是具有天才的文學家，——他說我好像演了在頂底下劇本中盧基所演的角色，他說我向青年說了許多安慰的話，青年聽信了我，結果上了當，於是我就逃之夭夭了。另外一個客人，說我迷醉於一種『傾向』，說我是『不可救藥的人』，說我之否認舞臺底意義，只不過因為他是『帝王式』的，總之，有過許多非常可笑、非常蠢笨的事，我時時覺得，好像由俄國捲來了某種朽腐的塵埃。

一霎之間，好像神話中的情景一樣，我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上了。這自然是一樁快事。

但是，我的欣喜，只到第一次會議為止，只到「議事日程」問題底爭論為止。那種爭論的猛烈，即時就冰冷了我的熱情，這

主要的並不是因為我感覺到黨如何嚴格地分裂成為改良派和革命派，——這是我在一九〇三年就知道了的，而是因為改良主義者用那仇視的態度對待列寧。這種仇視態度，曾經涵蓄和流露在他們的演說詞中，好像高壓的水力，沖破了陳舊的救火『皮袋』。

說些什麼——並不時常重要，但時常重要的，是怎樣地說法。普列漢諾夫穿著制服，扣上全副的鈕扣，好像新教的牧師，致開會辭，他說話的神氣，彷彿確信自己的見解是絕無爭論餘地的法律教授一樣，確信他的每字每句，和字句間節奏，都極有價值似的。他很巧妙地在聽衆頭前的空氣中，發出圓滑得漂亮的辭句。當布爾塞維克底凳子上有人動嘴說話，和同志們交頭接耳的時候，尊榮的演說家，便作了一個小小的停頓，拿自己的眼光，像針一般地向他釘刺，

大衣上的一個鈕扣，成了普列漢諾夫最愛的東西，他用他的手指，慫慫不斷地撫摩它；在他說話停頓的時候，按他的鈕扣，正像按響鈴底按機一樣，——可以說，正是這樣一按鈕扣的時候，便要停頓一回他那口如懸河的演講。在有一次會議上，當普列漢諾夫預備給誰以回答的時候，他把兩手交叉在胸膛，高聲地、厭惡地哼了一聲：

——嗟呀！

這樣一來，引起了布爾塞維克工人們底鬨笑，普列漢諾夫皺着眉頭，半邊臉也發白了；我所以說半邊臉，是因為我坐在講座底旁邊，只看見了演說者的側面。

當普列漢諾夫在第一次會議上演說的時候，布爾塞維克底凳子上，最不安心的要算列寧，有時候縮緊起來，好像怕冷似的，有時候又展開坐位，好像怕熱似的；他把手指不知插到腋下什麼地方去，又摸了摸下頰，搖了搖他那光滑的頭，也不知向托姆斯基觸耳講了些甚麼。當普列漢諾夫宣言『黨內沒有修正派』的時候，列寧側了一下身子，他的禿頂也發紅了，肩臂在掩聲發笑當中聳了

幾下，坐在他身旁的和坐在他身後面的工人，也禁不住地微笑，忽然由會廳底後排，有人生氣而高聲地發問：

——在那一方面，坐的是誰呢？

矮短的唐恩，講話的語氣，好像把實在的真理，當作親生的女兒，生育了她，培養了她，並且還在培養着她。他，唐恩自己，就是馬克思底化身，而布爾塞維克——都是淺學之徒，都是頑皮孩子，這一點，尤其是在他對待孟塞維克的態度中，看得更是明顯；他說，在孟塞維克中，是聚集着『一切偉大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

——你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用蔑視的態度說，——不，你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說話的時候，向右方伸出他那黃色的拳頭向空中一揮。有一個工人，就向他問道：

——什麼時候你再和自由主義者吃茶去？

我不記得，馬爾托夫在第一次會議席上發言沒有。這個非常多情的人物，說話時有如少年般的狂熱，原來，他特別深刻地感覺到破裂底悽慘和衝突底苦楚。

他渾身發抖了，震動了，僵脚僵手地解開了他那膠硬襯衣底領子，揮了揮他的手膀；想把由衣襟中露出來的袖口，安擺在適當的地位。我感覺到：馬爾托夫並不是證明，而是懇請、央求：一定要免去破裂，黨還過於軟弱，還不能分裂成兩個，工人首先所需要的是『自由』應該扶持精神生活。他演說的開頭，有時帶了一點神經，辭句底複雜，使人難以瞭解，而演說者本身，引起了難堪的印象。在他演說的末尾，好像與演說辭沒有聯繫，但確是拿着『戰鬥的』語調，熱烈地叫喊，反對工人的戰鬥隊，反對一切武裝暴動的工作。我很清楚的記得，在布爾塞維克座位中曾有一個人驚愕地高叫：

——呵，就是這一套！

好像托姆斯基發問道：

——可以砍去我們手膀，讓馬爾托夫同志安心嗎？

再說一句：我並不肯定說馬爾托夫在第一次會議上發過言，此地我回憶到他，只是爲要說明他怎樣地說過話。

在他的演說以後，工人在會廳前面的屋子中，都氣色不佳地談論：

——你看，這就是馬爾托夫！他曾經是個『火星派』呢？

——知識份子的同志們是要褪色的。

盧森堡很漂亮地、熱烈地和激烈地發了言，她善於運用諷刺的辭句，一忽兒，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急忙上了講台，嗑叭着嘴，說出『同志們』三字來。我起初覺得他不長於說話，但是經過幾分鐘以後，我和其他的人們，都被他的演說『吞沒』了。我第一次聽見極複雜的政治問題，却能這樣簡單地加以說明。他並不想結構成漂亮的辭句，但是把每個字眼都傳給手心，非常輕便地表明他的真意。實在難以形容他給予人們的那種非凡的印象。

他那向前伸的手膀，以及他那稍微向上提高的手心，好像是權度每字底輕重，他說工人階級底權利和義務應循自己的道路，不要落在自由資產階級底後面，甚至也不要與其平行前進，他把這種原則，使人信服的原則和證據，去打破敵人的辭句，去代替他們的辭句，——總之，一切都是非常特別，凡是他、列寧所說過的話，好像不是出於自己，而是真正地按着歷史底意志。他那演說底一貫、澈底、直爽和力量，以及在講台上的他，——簡直就是古典藝術底創作：沒有什麼多餘，也沒有絲毫的修飾，即令有所修飾，也都看不出來，這些修飾也是自然必需的，正如臉上的兩眼，手上的五指一樣。

照時間計算，他的演說少過於在他以前發言的演說家，但是就印象說，——却比他們豐富得多；不祇我一個人這樣感覺，在我後面的人們也曾興奮地私語：

——講得真濃厚……

事情就是這樣；他的每一個論證，都是自然而然地發揮下去，都是用這個論證所含蓄的力量發揮下去。

孟塞維克不客氣地指出：列寧的演講對於他們很不悅耳，至於列寧本人，則更其討厭。他愈是有證有據地證明必須提高黨內革命理論底水平上各方審查實際，那末，攪擾他的講演，也就愈加激烈。

——大會不是高談哲學的地方！

——用不着教訓我們，我們並不是小學生！

特別激怒了一位成年的，長鬚的，帶着一副小鋪掌櫃面孔的先生，他從座位上跳起來，嘴裏咕嚕地喊着：

——陰——陰謀者……陰——陰謀者的勾當呀！布——布郎克主義者！

盧森堡很滿意的點了點頭；在以後的某一次會議上，她向孟塞維克說得很好：

——你們不要站在馬克思主義上，而要坐在、甚至躺在牠的上面。

憤怒、諷刺、仇視等殘酷的、猛烈的旋風，捲佈於全場，數百條目光，形形色色地照射伊里奇底身軀。列寧對於仇視的攻擊毫不動怒，他說話的時候仍舊很熱烈，同時又很懇切而鎮靜；過了幾天，我才知道了這種外表的鎮靜是多麼難受。最令人驚奇而憤激的，就是激起仇視列寧的心理的，却是下面一種自然的思想：祇有提高理論，黨才能看清黨內分歧底原因。在我，構成了這樣一種印象：每天的會議，都供給伊里奇新而又新的力量，使他更加壯膽，更加確信，他的演說一天比一天結實，而大會代表中一切布爾塞維克的份子，也有了更加堅決、更加嚴厲的情緒。除了他的演說以外，差不多同樣激動我的，就是盧森堡反對孟塞維克的那篇漂亮而激烈的演說，和托姆斯基反對『工人大會』思想的那篇聲勢雄壯的演說。

凡是空閒下來的一分一秒，一時一刻，他都耗費在工人當中，盤問了他們生活的底蘊。

——呸，女子怎樣？忙於家務嗎？她們畢竟讀書、識字嗎？

在蓋德花園，有幾個第一次見過列寧的工人，談論列寧在大會上的行動。有一個工人很確當地說道：

——我不知道，也許在這裏，在歐洲，在工人當中也有另外一個人物，像這個一樣聰明的人物，——如伯伯爾呀，或者其他的人。但是，要有另外一個人物，使我一見就愛，好像愛這個一樣——這點我却不相信！

另外一個工人，微笑一下，補充了一句：

——這個人——我們的！

有人答辯一聲：

——普列漢諾夫——也是我們的。

我聽見了一句中肯的回答：

——普列漢諾夫——是我們的教師，我們的貴士，但列寧——是我們的領袖，我們的同志。

不知是那一位年輕人又說了一句譏諷話：

——可惜普列漢諾夫底衣冠不合他的身材。

有這樣一回事：在走到飯店去的道路上，有一個孟塞維克的工人阻攔了烏拉基米爾·依里奇，問了他一些什麼。依里奇走慢了脚步，而他的夥伴們就走了前面去。經過五分鐘的光景，他走進飯店時愁眉不展地說道：

——真奇怪，這樣幼稚的傢伙，却跑到了黨的代表大會上來！他問我：到底怎樣一回事，分歧底真正理由在什麼地方呢？我向他說，你們的同志希望在國會中開會，而我們却深信工人階級應該準備戰鬥，大概——你懂得了吧……

吃午飯的夥伴不多，時常在一個小小的，價廉的飯店裏。我看見依里奇吃得很少：用兩三個雞蛋炒成的炒雞子，一小塊火

醒，喝一杯濃的、黑的啤酒。從各方面都看出他不細心地照料自己，可是他那樣特別地關心工人，却使我吃驚。照顧工人們的飲食，是安得列瓦女士，他問她：

——你覺得怎樣：同志們不受餓嗎？真的不受餓嗎？姆……姆……呵，可以增添一些牛油麵包吧？

他來到了我住的旅館裏，我看見他很留心摸摸我的床鋪。

——你在做什麼呀？

——我看，被褥潮濕不潮濕。

我還不能立刻理會：爲什麼他要知道倫敦的被褥怎樣？當時，他看出了我的不解，於是說：

你應該注意你的健康。

一九一八年秋，我曾問過索爾謨夫的地方的一個工人巴佛洛夫：據他的意見，列寧最特出的性格是在什麼地方？

——在於直爽。直爽得好像真理一樣。

他說出這點，好像是思索過了，好像是老早決定了的。

大家都知道，僕人總是最嚴格地批評他的主人的。可是列寧底汽車夫——基爾，這位很有經歷的人，却說道：

——列寧特別得很。這樣的人再也找不出來。我送他過莫斯科茨基街時，有很多的車子行走，我們的車差不多走不開，我怕壞了汽車，我放出號筒，我很發怒。我開了車門，很冒險地不怕壓擠下去，沿着汽車的踏板，和藹地對我說：

『請你不要生氣吧，基爾，開吧，像旁人一樣。』我是一個老練的車夫，我曉得這樣誰也做不出來。

難以傳達和形容他的那種自然性和敏捷性，他的全部印象與這種自然和敏捷性溶成一團。

他的思想，恰如羅盤針一樣，時常把他的尖端指向着勞動民衆底階級利益。在倫敦，我們在一個空閒的晚上，約了幾個人到馬戲院去。伊里奇看見滑稽小丑的時候，就忍不住地發起笑來；

很平淡地看了其餘的一切，尤其是聚精會神的看那不列顛哥倫比亞工人底伐木。一個小小的舞台，表示出一叢森林，在森林的前面，在地面上，兩個強健的青年，在幾分鐘內砍伐了一根木幹，其周圍約一米達。

——噢，這當然是做給觀眾看的，實際上他們不會用這樣的速度作工，——伊里奇說。——但是很明顯的，他們在那裏也用斧頭作工，把很多的木頭，變成無用的木屑。呵，這就是文明的英國人！

他曾說到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無政府生產，說到原料上無謂的極大消耗，結果，他很可惜直到現在還沒有人想把這類的題目來寫成書籍。關於這種思想，我有些不明瞭的地方，但是來不及追問伊里奇，他已經有興趣地談到僻俗派，說牠是戲院藝術底特別形式。

——僻俗派對於大家承認的東西，帶着一種諷刺的和懷疑的態度，牠有反裏爲面的傾向，牠有稍爲曲解一些真情和說明普通現象不合邏輯的傾向。須得思索，但有興趣！

經過了兩年，在加卜里島，與波格唐諾夫討論到烏托邦的小說的時候，列寧向他說：

——若是你把關於資本主義強盜們如何掠奪土地，如何耗費煤油、鐵、木、煤等類的題目，替工人寫成小說的時候，那末，這將是極有裨益的書籍哩，馬哈主義者先生！

在倫敦分別的時候，他曾告訴我一定往加卜里島休養。

但是，在他還沒有到加卜里島以前，我在巴黎就看見了他，是在一座有兩個房間的學生住的屋子裏，——說牠是學生住的屋子，只是根據屋子底面積，而不是根據屋子底清潔和嚴整。娜節斯達·康斯坦丁諾夫娜(註)，替我們備了茶水以後，就出去了，

(註) 娜節斯達·康斯坦丁諾夫娜爲列寧之妻——譯者。

剩下我們兩個。當時「知識社」塌了台，我是來和伊里奇接洽組織新出版部事務的。這個出版部，應該盡可能地聯合我們的一切文學家。我曾提出伏羅夫斯基和還有一個人來充當出版部在外國的編輯，至於在俄國的編輯，則主張由德斯尼茨基、斯特羅葉夫擔任。

我覺得，關於西方文學史和俄國文學史以及文化史，應該寫幾本書出來，以便給予工人以一些自修和宣傳用的豐富的和實際的材料。

但是烏拉基米爾·伊里奇反對這個計劃，他指出了出版檢查底條件，指出了組織這些人們的困難：大多數的同志，都忙於黨的實際工作，叫他們寫吧——沒有時間。但是他那最主要的和最能說服我的論證，大概是這樣：——說出版厚書吧——不是時候，爲要教育知識份子，才用得着厚書，但是，你看，知識份子正在離開社會主義而走到自由主義，並且我們不能從他們所選定的道路上把他們拖回來。我們所需要的，是報紙，小冊子，最好是恢復知識叢書，但是這點又沒有可能，因爲在俄國是由於書報檢查的關係，而這裏又由於運輸的關係；——我們必須在群眾中散發成千成萬的傳單，而這一大批傳單又不能秘密地運輸。待良好的機會到來時再談出版部問題吧。

他帶着動人的、他所固有的那種切實的和明確的態度，說到了國會，說到了『恥辱爲十月黨人』的立憲民主黨，說到了『在他們的面前只有一條向右的道路』，以後他又舉了一切證據，證明戰爭快要到臨，而且『大概不只一種戰爭，而是很多戰爭』——他的這個先見，很快就在巴爾幹證實了。

他站起來了，把手指揮到小背心裏面的胸腋下，在狹窄的房間內踱着脚步，眼睛矇矓着，發出光來。

——戰爭會來的。不免的。資本主義的世界，走到腐爛的地步，人們現在已經開始受着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底迷毒。我想，